

罗素摹状语理论分析

范为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要:“语言转向”使哲学研究发生了重大变革。语言开始成为一些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于是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研究语言的语言哲学家。他们认为,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归于语言问题,哲学问题的分析实际上就是语言分析,哲学中很多问题都产生于语言误用。语言哲学家主要集中研究意义指称理论问题,因为意义指称理论是语言哲学中的首要问题。在现有指称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罗素的摹状语理论。在该理论中,数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到哲学研究中,使得一些长期困扰哲学家们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关键词: 罗素; 日常语言; 逻辑语言; 摹状语理论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5-0016-4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Russell's Denoting Phrase

Fan w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had significant revolution due to the “the changing direction to linguistics” in western philosophy. Language became the study object of some linguistic philosophers, so it appeared a number of linguistics philosophers who had a burning passion for language. They held the view that all the philosophy questions belonged to the linguistic questions. They pointed out that the analysis of all the philosophy questions were actually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and a lot of problems in philosophy resulted in the misuse of language. The linguistic philosophers put most of their concentration on the meaning reference theory. A lot of linguistic philosophers had their own reference theories since the meaning reference the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mong all of these reference theories, Russell's denoting phrase theory which is the analysis of mixing the mathematics and logic study with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is the most powerfully influenced. Some difficulties which had troubled philosophers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solved through this method.

Key words Russell; common language; logical language; denoting phrase

20世纪初,罗素正式提出摹状语理论。在《逻辑与知识》和《数理哲学导论》中,他详尽论述了摹状语。可以说,摹状语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复杂理论体系。罗素在1903年撰写《数学原则》时认为,所有在句子中出现的语词都有其各自所指示的一种不同于自身的存在体,所以我们既可以用名称“马”、“牛”指示现实中存在的事物,也可以用名称“独角兽”、“圆的方”指示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指示虚构事物的名称是有意义的。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指示虚构事物的语词并不是专名。后来,他改变了这种观点。

在《论指称》中他指出,一个名称必须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与其对应,这样的名称才有意义。“独角兽”、“圆的方”这样的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这种

词不能作为专名而只能作为摹状语。在《数理哲学导论》中他进一步指出,“遵从实在的意识,我们要坚持:在命题的分析中,不能承认‘不实在’的东西”(罗素 1982:160)。按此观点,他区分专名和摹状语,并且把摹状语分为两种。摹状语理论包括专名、特殊摹状语和一般摹状语。本文旨在更加准确地理解罗素的摹状语理论。

1 专名

专名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专名与专名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专名理论问题对语言哲学家来说十分重要,他们常常把专名理论当成指称理论,后者的两个方面就是专名和摹状语。罗素的摹状语理论形成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他对专名和摹状语的区别。所以,专名理

论是理解罗素摹状语理论的关键。

罗素的摹状语理论首先建立在他对专名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专名就是把名称和所指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如此一个简单明了的概念又怎么会在语言哲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和语言哲学的属性有关。语言哲学中的最基本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专名问题就是意义问题中的最基本问题。

罗素认为通名不是专名,人们真正在逻辑意义上使用的名称只是像“这”和“那”这样的词,它们才是真正的逻辑专名,也只有它们才能命名殊相。“这”可以作为名称来代表一个人们亲知的殊相。“这”作为专名有严格的条件:“我们说‘这是白的’。如果你赞成‘这是白的’意指你看见的‘这’,你就正在把‘这’用作一个专名。但是,如果你试图要领悟当我正在说‘这是白的’时表达的那个命题,你绝不能做到。如果你意指这支粉笔是一个物质对象,那么你并没有使用专名。唯有当你非常严格使用‘这’代表一个感觉的现实对象时,‘这’实际上才是一个专名。”(罗素 1996 242)罗素之所以把“这”和“那”当成专名,是因为它们符合他对专名的要求。罗素眼中的专名是没有内涵、不具备任何描述的简单符号。但后来罗素逐渐否定了“这”和“那”是专名的观点,因为“这”和“那”成为专名须要满足严格条件,但是这两个词总是有着一一种主观主义色彩,这与罗素在哲学研究中坚持的客观主义方法论原则相背离,而且“这”和“那”可以用表示共相的词来代表,所以他认为应该废除专名这一定义。

此外,罗素揭示了描述之所以不能代替名称的原因。假定当今美国最高的人是A先生,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当今美国最高的人”来代替“A先生”而不改变句子的真假。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知道“A先生”就是“当今美国最高的人”,所以“人们可能知道A先生住在衣阿华州,但是不知道美国身高最高的人住在衣阿华州。人们可能知道美国身高最高的人年龄超过十岁,但却可能不知道A先生是成年男子还是男孩”(罗素 2003 95)。通过这个例子,罗素指出有些事物不能用摹状语表达,所以专名的存在是必要的。同时,这个例子还说明一些名称由于人们对它们没有实际经验,所以只能看成一个缩略的摹状语。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了名称的特性和名称成为专名的条件。我们叫做名称的一些词都必须符合一个要求:这些词必须是人们实际经验到的事物的名称。但是一些事物由于并不具有本质上的那种属于物理学中的时间和空间的唯一性,所以虽然可以成为专名,但其前提条件就是这些词的使用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

2 摹状语意义分析

2.1 特殊摹状语意义分析

摹状语理论中最重要的是特殊摹状语,又称确定摹

状语。罗素在《论指称》的开头提到,“我用‘指称词组’来指下列这类词组中的任意一种:一个人、某人、任何人、每个人、所有人,当今的英国国王、当今的法国国王、在二十世纪第一瞬间太阳系的质量中心、地球围绕太阳的旋转、太阳围绕地球的旋转。因此,一个词组只是由于它的形式而成为指称词组”(罗素 1996 49)。我们认为,一个词组在指称时有三种不同情况:(1)可以作指称,但本身却并不指称那些实际存在的东西;(2)可以指称一个确定的东西;(3)可以作指称,但指称对象不明确。第二种情况是特殊摹状语,第三种是一般摹状语。罗素认为,特殊摹状语理论解决了以往困扰哲学家的三个难题。

(1)迈农悖论,也就是虚拟事物存在问题:在日常语言中的一些语句里存在“金山”、“圆的方”、“当今的法国国王”这样一些词,这些词可以在句子中用作主体,指称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哲学界著名的“金山难题”。比如,当我们说“金山不存在”时,从日常语法角度来看,“金山”是主体,“不存在”是谓词;但是实际上金山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主体实际上并不存在。迈农在他的对象理论中指出,尽管像“金山”、“圆的方”、“当今的法国国王”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实物对应,但是“金山不存在”这个命题仍有意义:因为既然“金山”可以出现在命题主体位置上,就说明它可以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所以当人们说“金山不存在”时就等于赋予“金山”某种存在属性。罗素对迈农这种说法非常不满,他认为迈农的观点违背人们对“健全的实在感”的要求,这样一来将会导致出现一个“拥挤的世界”。在《数理哲学导论》中,罗素写道,“在作者看来,这种理论的谬误在于对实在的感知不足,即使在最抽象的研究中这种感知也应当保持”(罗素 2003 159)。

在罗素之前,弗雷格也尝试解决迈农悖论。他在指称词组中区分“意义”和“所指”两个要素,并认为,一个“能指”的意义往往受到这个“能指”出现的方式和其所处的语境影响,所以一个“能指”的意义和所指在某些情况下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是等同的。后来,弗雷格引入“空类”,认为像“金山”和“法国国王”这种词的所指可以划入“空类”,而在“空类”之中的词既有意义又有所指。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意义地谈论“金山不存在”这种命题。但是罗素认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虽然不导致实际的逻辑错误,却显然是人为的,它并没有对问题作出精确分析。因此,如果我们允许指称词组一般具有意义和所指这两个方面,那么,在看来不存在所指的情况下,不论是作出确实具有一个所指的假定,还是作出确实没有任何所指的假定,都会引起困难”(罗素 1996 57)。罗素认为一个名称的意义与所指是不可分的,名称的意义就是名称的所指,他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名称”应该分为专名和摹状语两种。专名是一个完全符号,它必须指称一样东

西才有意义,我们必须亲知它所代表的对象才能理解这个专名的意义;摹状语是一个不完全符号,它并不是必须指称一样东西才有意义,即使它不指称任何东西也是有意义的。罗素认为以往的哲学家之所以被“金山不存在”这样的难题困扰,是因为他们受到日常语言表面语法形式的干扰,没有区分专名和摹状语,把一些摹状语当成专名。在区分专名和摹状语之后,罗素开始运用现代逻辑中的命题函项来处理不存在物存在这一难题。在区分命题和命题函项后,罗素开始利用命题函项的格式改写那些包含特殊摹状语的句子。经过改写,就可以看到一个句子真实的逻辑结构,不再被这个句子的表面语法形式迷惑。

比如,可以把“金山不存在”改写为“对于X的一切值而言,不存在一个值满足X既是金子做的,又是山”。经过这种变换后,“金山”变成“金子做的”和“山”,它们都是句子的谓语。这样,罗素证明了“金山”并不是主语,所以当人们谈论金山不存在时并没有赋予它存在属性。通过论证,罗素解决了不存在物存在的难题。

(2)违背排中律:根据排中律,A是B或者A不是B二者之中必有一个为真。这样,命题“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和“当今的法国国王不是秃子”中则必有一个为真,但事实上这两个命题都成假,因为在当今的法国根本不存在国王。罗素指出,按照特殊摹状语理论,“当今的法国国王”是一个摹状语,“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可以改写成:“有一个C,C是当今的法国国王,C是秃子”。但是现在的法国并没有国王,所以“有一个C是当今的法国国王”为假,那么“C是当今的法国国王,C是秃子”为假。这样,“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的否定命题并不是“有一个C,他是当今的法国国王且不是秃子”而应该是“有一个C,他是当今的法国国王且他不是秃子”。罗素通过改写证明排中律仍然有效。

(3)同一性难题:如果A和B两个表达式相同且可以互相替代,即 $A=B$ 成立,那么在A出现的地方都可以拿B代替。比如,我们知道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所以可以用“司马迁”代替“《史记》的作者”。但是如果在“学生想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史记》的作者”这一命题中用“司马迁”代替“《史记》的作者”,这个命题就变成“学生想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司马迁”。看来,两个命题不能相互替换,因为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是文学史上的事实,而“司马迁是司马迁”是重言式。按照罗素摹状语理论对名称和摹状语的定义,“司马迁”是一个名称,“《史记》的作者”是一个摹状语。罗素指出,“包含一个摹状语的命题和以名字替换命题中的摹状语而得的命题不相同,即使名字所指的和摹状语所描述的是同一对象,这两命题也不一样”(罗素 2003: 164)。于是,同一性难题得到解决。

2.2 一般摹状语意义分析

罗素在《数理哲学导论》中把一般摹状语定义为短语

“一个某某”,如“一个人”、“一个独角兽”。一般摹状语也是一种描述性短语,本身并不具有意义。比如,在命题“我遇见了一个独角兽”中,“一个独角兽”就是一般摹状语。人们经常会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独角兽并不存在,但是我们在这句话中提到它就好像我们承认它是真实存在的。罗素指出,这种疑惑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在处理命题时,错误地把意义赋予原本没有意义的符号群上而造成的。在上引命题中,“独角兽”有意义,而“一个独角兽”没有意义。“一个独角兽”是一般摹状语,它不是在表示什么不存在的东西,而是在表示没有这种东西。我们说“我遇见了一个独角兽”时,实际要表达的含义是“我什么也没遇到”。无论“一个独角兽”想要描述的是什么,它都不是上引命题的成分,因为如果运用命题函项改写上引命题,它就会变成合取命题“我遇见了X”和“X是独角兽”,所以“一个独角兽不存在”有意义。我们在使用日常语言时,通常把包含“一个某某”这类命题的一般形式描述为:一个某某具有一种性质。

3 摹状语理论的意义及其影响

罗素的摹状语理论是他在语言哲学领域中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对于意义与指称关系的理解比弗雷格深入了一步。

摹状语理论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罗素通过逻辑分析方法处理哲学问题,证明很多长期以来困扰哲学家的重要哲学问题都可以从语言角度加以逻辑分析而得到解决。拉姆塞认为摹状语理论是“哲学的典范”。摹状语理论的创立也是罗素自身哲学发展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他通过使用该理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哲学家的“三大难题”,让哲学家看到摹状语的巨大作用。此后,哲学家开始更加关注语言。就像贾可春所说,“一方面,关注语言从此成了哲学家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于语言哲学家来说,哲学分析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发现命题的知识的逻辑形式。另一方面,逻辑形式成了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正是罗素的摹状语理论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强调了逻辑形式这一概念的重要性。罗素的逻辑形式概念对后来的分析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贾可春 2005: 145)。

摹状语理论倡导通过分析发现语句的真实逻辑形式,从而消解表层语法形式给哲学家带来的困惑。这种方法本来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方法,但是以往的哲学家在运用它时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像罗素那样运用现代逻辑把它发展为系统的方法来解读一整类的句子。对此,艾耶尔指出,“摹状语理论所提供的并不是一种翻译规则,而是一种释义的技术,他的方法是使使用指称性词语时隐含的信息变得明晰起来,不管这些表达是专名或摹状语短语或者是要阐明有待从语境中获得的信息”(艾耶尔 1987: 35)。

4 对罗素提出摹状语理论目的的分析

4.1 以往哲学家对罗素提出摹状语理论目的的看法及根据

罗素的摹状语理论在分析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标志着分析哲学的真正诞生,而且它也是罗素意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不过,很多哲学家对罗素提出摹状语的目的存在误解。

一般认为,迈农提出的对象理论对罗素的摹状语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认为,世界的实体不仅有实际存在着的具体事物和一些常存的共相,而且有非实存的东西。非实存的东西之所以也是一种存在,因为它们仍然可以是人们思考的对象。语言中的每个指称表达式都可以代表一个非语言对象,即使这个对象不是实存的。比如我们说“金山不存在”,那么,不存在的究竟是什么?按照对象理论,尽管“金山”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实存物作为指称对象,但是像“金山不存在”这样的命题仍然有意义,因为既然金山出现在主体位置上,它就可以是人们思考的对象,它仍然代表一个对象:当你说金山不存在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了金山某种存在的属性。迈农实际上是通过一种假象实体来解决这种存在悖论的。

弗雷格对于这一悖论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他在指称词组中把指称对象和意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这些短语所组成的只是一些空类。

罗素不同意“独角兽”这种词能指称一个非实存的存在物。“动物学不能承认独角兽,逻辑也应该同样地不能承认,因为逻辑的特点虽然是更抽象、更普遍,然而逻辑关心实在世界也和动物学一样的真诚。”(罗素 2003: 159)学者们普遍认为,罗素创立摹状语理论的目的有:(1)解决三大难题;(2)对原来的指称理论不满;(3)消除各种多余的实体。

4.2 对罗素创立摹状语理论目的的重新理解

上面的第二种看法正确,但第一种和第三种看法都存在一些问题:(1)罗素认为,像“金山存在”这样的难题只是由于哲学家被日常语言的表面语法假象迷惑而产生,是伪难题。既然是伪难题,罗素根本没必要为解决一个不是难题的问题提出什么理论。他在《数理哲学导论》中提出,“曾经讨论虚构问题的大部分逻辑学家在讨论这问题时都是被文法误引入了歧途。他们过于看重文法形式,过于把它当作分析中的一个比较可靠的向导”(罗素 2003: 158)。在《论指称》中,罗素主要批评的对象是弗雷格对意义与指称的划分,所以根本看不出主要针对迈农的对象理论。(2)并不是“健全的实在感”的增强直接导

致罗素直接创立摹状语,因为他认为“金山”这种所谓实体根本不存在,可见罗素从没有把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当成实体看待。这些东西既不是现实中的存在,也不是逻辑中的存在。

罗素之所以提出摹状语理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语言的逻辑结构和表层的语法结构不同,证明哲学语言的应用可以解决一些长期以来困扰哲学家的哲学问题。一直以来,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认为很多哲学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并且没有结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哲学家误用或滥用语言。他们不加分析、批判地使用语言讨论哲学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语言本身存在着含混不清之处,因而提出许多伪问题和虚假命题。罗素认为,在研究、讨论哲学问题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检查语言的严谨性和正确性。

5 结束语

摹状语理论的基础是专名和摹状语不同。专名是语言中用来命名人们亲身体会到的某种特殊事物的词,真正的专名是没有任何描述性的词;而通常我们看成专名的词其实是摹状语,它就是一种起描述作用的短语,可以分为限定摹状语和非限定摹状语两种。罗素在逻辑原子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中,遵循亲知原则和奥康姆剃刀原则,分析包含摹状语的语句,揭示这些语句的真实逻辑形式和摹状语在语句中的真正成分。这一理论实际上是罗素对理想语言一次试探性地运用,通过这种理想语言解决长期困扰着哲学家的三大难题:否定的存在陈述难题、同一性陈述难题和排中律难题。通过这三个问题的处理,显示理想语言在处理哲学问题上的强大力量,显示出逻辑分析在处理哲学问题时的重要作用,显示出一些哲学上的难题是可以通过语言分析解决的。可以说,摹状语理论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理想语言的构拟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因此被称为“哲学的典范”。

参考文献

- 艾耶尔. 二十世纪哲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贾可春. 罗素意义理论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罗素. 数理哲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罗素. 逻辑与知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罗素. 人类的知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约翰·巴斯摩尔. 哲学百年: 新近哲学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